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
名家笔下的动物

主 编：刘堂江

副主编：熊绍铮 张九韶

编 委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庆和 刘春亮 朱晓蓉

张定东 涂怀琨 常 青

黄金华 黄海春 黄海玲

黄有生 彭 军 程昭襄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宋 城

装帧设计 木 土

责任技编 卢志贵

学生写作经典范文
名家笔下的动物
刘堂江 主编

海天出版社出版

(中国·深圳)

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5 印张 100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001—25000 套

ISBN 7 - 80615 - 362 - 4

G·99 全套 10 册总定价：58.00 元

每册定价：5.80 元

常誦名家警句
辟句始知得
失不由天

甲戌年冬
柳斌



编者心语

1

我曾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师,后来又当了近20年的教育期刊的编辑、记者,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字工作。我没有多少嗜好,对烟、酒望而生畏,对麻将、扑克兴味索然,唯一的乐趣就是读点文章,写点文章。我最喜欢与朋友探讨为文为人之道,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,也不管你对文字工作有没有兴趣,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,我总要千方百计将话题引到写作上来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、品味写作的艰辛与甘美,我恨不得天下的人都是知音,都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中来。因此,我对青少年朋友学习写作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。

2

1978年早春,我到北京景山学校采写《手执金钥匙的人们》,站在教室门外,聆听学生们齐声朗读散文大师的作品,朱自清的《春》,郭沫若的《秋》,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冰心的《小桔灯》……我完全陶醉了,我觉得我的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抑扬

顿挫的美妙的童声里了。因为那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不久，冰河才开始解冻，而在此之前的10年间，大师们的作品是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禁读的。景山学校及时地恢复“文革”前开始的“集中识字，提前读写”的教改实验，大胆地选择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、揣摩，这无疑是一项非同凡响的举措。我钦佩景山人的远见卓识，我羡慕景山学生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。我想，我的少年时代如果也能有条件阅读到这么多名家大师们的作品，那我的文字功底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。

3

写作贵在创新，但创新须从模仿开始。即使是天才，他出生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任何作家都必须借鉴、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，学习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。一个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的人，大概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。学习写作也和学习走路一样，先得要模仿，一下一下地抬脚，然后才能逐渐迈开步子，走出个性，走出风格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模仿就没有创造。作文有没有秘诀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点体验，我以为，作文是有秘诀的，秘诀就是一句话：“写什么就读什么”。比如，你要想写散文，你就找若干篇名家的散文名作，仔细咀嚼，仔细品味。看人家怎样观察生活，看人家怎样选择题材，看人家怎样提炼主题，看人家怎样谋篇布局，看人家怎样行文表述，看人家怎样开头结尾……渐渐地，你就知道散文怎么写了。

同样,写小说、写通讯、写论文也都是这个道理。由此可见,范文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4

近年来,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学生作文精选本,发行行情长盛不衰。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优秀习作,无疑有一定的作用,但长此以往,则令人堪忧。

古人云:“取法其上,得乎其中;取法其中,得乎其下。”供学生模仿借鉴的写作范文,应该是上乘精品。如果老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作文,或是模仿水平低下的文章,那青少年的鉴赏、写作水平就会越来越低,这岂不是贻误后代?!

为此,我和熊绍铨同志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、中小学优秀语文教师、编辑和教育工作者,选编了这一套《学生写作经典范文》。

在编选过程中,我们到中小学做了调查研究,根据学生作文的内容范围,有的放矢地制订编辑方案。现在这10个分册,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生对记叙文写作的各个方面。力求一部“经典”在手,不管老师出哪方面的题目,都有名家范文可供借鉴。

这套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对阅读,也可供教师、家长辅导学生、子女写作时参考。对于大学生和社会上爱好写作的青年,甚至文字工作者,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书中收入的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名篇作品,后面不加

“评点”、“导读”之类的文字，作家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意性的，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原作，领会原义。

5

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：“常诵名家警辟句，始知得失不由天。”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年学习写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。海天出版社毅然决然将这套书列为 1995 年的重点选题计划，体现了出版部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对此，我们作为编者深受感动。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的一切朋友，包括日夜兼程赶排赶印的同志们，更感谢文学大师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精神食粮。

刘堂江

1995 年元月 15 日

北京西单欲仙居

目 录

珍珠鸟	冯骥才(1)
鸟的天堂	巴 金(4)
小麻雀	老 舍(7)
鸽的悲哀	陈翔鹤(10)
乌鸦的埋藏	洪为法(24)
跳蚤的故事	许 杰(29)
夏虫之什	缪崇群(40)
夏天的昆虫	汪曾祺(51)
母鸡	老 舍(54)
燕子	席慕蓉(56)
狱中生态	杜 宣(59)
蟋 蟀	吴秋山(63)
螟蛉虫	周建人(68)
讲 狗	周建人(73)
螽 斯	贾祖璋(76)
萤火虫	贾祖璋(80)
甲子谈鼠	夏 衍(84)
鹰之歌	丽 尼(88)
放 牛	林焕平(91)

牛	王西彦(95)
我怀念的是牛	碧 野(103)
枯叶蝴蝶	徐 迟(109)
蝴蝶的家	燕志俊(111)
驮 马	施蛰存(113)
马	吴伯箫(117)
海 燕	郑振铎(121)
父亲的玳瑁	鲁 彦(124)
猫	夏丏尊(132)
缝绉鸟	玛拉沁夫(140)
马	[法]布封(145)
麻雀	[俄]屠格涅夫(149)

珍 珠 鸟

冯骥才

真好！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。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。笼内还有一卷干草，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种怕人的鸟。

我把它挂在窗前。那儿还有一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。我使用吊兰长长的、串生着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，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；从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，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。

阳光从窗外射入，透过这里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，一半成了黑影，一半被照透，如同碧玉；斑斑驳驳，生意葱茏。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，看不完整，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，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。

我很少扒开叶蔓瞧它们，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。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。

3个月后，那一团愈发繁茂的绿蔓里边，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。我猜到，是它们，有了雏儿。我呢？决不掀开叶片往里看，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光惊动它们。过不多久，忽然有一个小脑袋从叶间探出来。更小哟，雏儿！正是这个小家伙！

它小，就能轻易地由疏格的笼子钻出身。瞧，多么像它的母亲；红嘴红脚，灰蓝色的毛，只是后背还没有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；它好肥，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儿。

起先，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，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，一会儿落在柜顶上，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，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；一会儿把灯绳撞的来回摇动，跟着跳到画框上去了。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儿地叫一声，它立即飞回笼里去。

我不管它。这样久了，打开窗子，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，决不飞出去。

渐渐它胆子大了，就落在我书桌上。

它先是离我较远，见我不去伤害它，便一点点挨近，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，俯下头来喝茶，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依旧写东西，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，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；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。

我不动声色地写，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。这样，它完全放心了。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、角质的小红嘴，“嗒嗒”啄着我颤动的笔尖。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，它也不怕，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。

白天，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；天色入暮，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，飞向笼子，扭动滚圆的身子，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。

有一天，我伏案写作时，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。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，生怕惊跑它。呆一会儿，扭头看，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，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，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。我轻轻抬一抬肩，它没醒，睡得好熟！

还呶呶嘴,难道在做梦?

我笔尖一动,流泻下一时的感受:

信赖,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。

1984年1月 天津

(选自《人民日报》1984年2月14日)

鸟的天堂

巴 金

在 N 校的小学校里我们吃过了晚饭。热气已经退了。太阳落下了山坡，只留了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，在山头，在树梢。

“我们划船去！”N 提议说，那时候我们大家站在校前的池畔，看那山景。

“好，”别的朋友很高兴的接口说，我也跟着赞同了。

我们走过一条石子路，很快地就到了河边。那里有一个茅草的水阁，穿过它，在河边大树下我们发现了几只小船。

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，一个朋友解开了绳，拿起竹竿一拨，于是船缓缓地动了，向着河中间流去。

三个朋友划着船，我袖手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。

远远的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面，许多绿树拥抱着它，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，那里是朋友 Y 的家乡，我明天就要到那里去，登那山，上那塔。

河面是很宽的，白茫茫的水上没有一点波浪。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。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，那声音送进耳朵去就像一曲音乐。

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。一簇簇的绿叶突出到水面来。

那树叶真绿得可爱。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，但我却看不出它们的树干在什么地方。

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，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们纠正了，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，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株。我看见过不少的大榕树，但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。

我们的船渐渐逼近那榕树了。我便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，真是一株大树，枝干的数目是不可计数的。枝上又生根，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，进入了土里。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，从远处看，就像一株大树躺卧在水面一般。

这时候正是榕树茂盛的时期。（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实，而且许多落下来了。）它现在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。那么多的绿叶，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，不留一点缝隙。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，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。这美丽的南国的树。

船在树下泊了片刻，岸上很湿，我们没有上去。朋友说这里是“鸟的天堂”，有许多鸟在这树上做窠，农民不许人去捉它们。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，但等我的眼睛注意地在看那里时，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儿。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，像许多根木桩。土地是湿的，大概潮涨时河水时常会冲上岸去。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儿，我不禁这样想。于是船开了。一个朋友拨着船，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。

在河边田畔的小径上有几株荔枝树。绿叶丝中垂着累累的红色果实，映到我们的眼帘来就带了大的引诱性。我们的船就往那里流。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。在那小径边旁，船停住了，我们都跳了上岸。

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，从树上抛了几枝带叶的荔枝下来，我们接着，我和 N 和 Y 三个人站在树下，就剥开几个来吃。等他们下地来时，我们大家一面吃着荔枝，一面回到船上去。这荔枝还没有成熟，大家后来都不想吃了。

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 Y 的家乡去，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。从 N 的小学校出发，我们又经过那“鸟的天堂”。

这一次是在早晨，阳光照耀在水面上，在树梢，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。我们也把船在树下泊了片刻。

起初周围是静寂的。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。朋友 N 把手一拍，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了起来。接着又看见第二只，第三只。我们继续在拍掌。很快地这树林就变得热闹了。到处都是鸟声，到处都是鸟影。大的，小的，花的，黑的，有的站在树枝上叫，有的飞起来，有的在扑翅膀。

我注意地看着。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，看清楚了这只，又看落了那只，看见了那只，第三只又飞起了。一只画眉鸟飞了出来。给我们的拍掌声惊吓着，又飞进了树林，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叫着，那歌声真好听。

“走罢，”Y 催促说。

当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，我还回头在看那被抛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。我感到一点儿的留恋的心情。昨天是我的眼睛骗了我。那“鸟的天堂”的确是鸟的天堂啊！

6月17日在广州

（选自1933年8月1日《文学》第1卷第2期）

小 麻 雀

老 舍

雨后，院里来了个麻雀，刚长全了羽毛。它在院里跳，有时飞一下，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，或由花盆上飞下来。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，我看出来：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，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，有一根特别的长，似乎要脱落下来。我试着往前凑，它跳一跳，可是又停住，看见我，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。我想到了：这是个熟鸟，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。所以它不十分怕人。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，所以它爱人，又不完全信任。想到这个，我忽然的很难过。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。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，可是人又那么狠心，伤了它的翎羽。它被人毁坏了，而还想依靠人，多么可怜！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，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，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。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，而不晓得如何是好。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，而又愿找到些依靠。它跳一跳，停一停，看着我，又不敢过来。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。又不敢离开，我怕小猫来扑它。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，我很快的跑进厨房，来抓了几个饭粒。及至我回来，小鸟已不见了。我向外院跑去，小猫在影

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。我忙去驱逐它，它只一扑，把小鸟擒住！被人养惯的小麻雀，连挣扎都不会，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，和死去差不多。

叼着小鸟，猫一头跑进厨房，又一头跑到西屋。我不敢紧追，怕它更咬紧了。可又不能不追。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，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。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。那个眼神与我的好中间隔了一只小白猫。来回跑了几次，我不追了。追上也没用了，我想，小鸟至少已半死了。猫又进了厨房，我愣了一会儿，赶紧的又追了去；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。

进了厨房，猫在一条铁筒——冬天升火通烟用的，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——旁蹲着呢。小鸟已不见了。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，开着一个小小的缝儿，小猫用脚往里探。我的希望回来了，小鸟没死。小猫本来才4个来月大，还没捉住过老鼠，或者还不会杀生，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。正在这么想，小鸟忽然出来了，猫倒像吓了一跳，往后躲了躲。小鸟的样子，我一眼便看清了，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。小鸟几乎是蹲着，胸离地很近，像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。它身上并没血。身子可似乎是拳在一块，非常的短。头低着，小嘴指着地。那两个黑眼珠！非常的黑，非常的大，不看什么，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。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，都在眼里，像是等着猫再扑它，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；又像是等着猫赦免了它，或是来个救星。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，而并不是清醒的。它是糊涂了，昏迷了；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？可是，虽然昏迷，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，生命根源的希望。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，等着，等着生或死。它怕得非常的忠诚，完